

笑談渴飲 香港血

徐東濱著



笑談渴飲香港血

徐東濱著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百姓》半月刊出版

笑談渴飲香港血

徐東濱著

出 版：《百姓》半月刊

香港駱克道377號福基大廈 3 字樓 C座

H8913891

總經銷：《百姓》半月刊經理部

地址同上

H757372

印 刷：聯藝彩色印刷廠

九龍葵涌葵豐街華業工業大廈 B座 1 樓

0-267121-2

封面設計：馬 龍

定 價：港幣十二元九角正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一九九七是個令人頭痛的數字，是讓人煩惱和憂慮的問題。討論這個大題目的文章大都長篇大論，嚴肅枯燥。王延芝先生却以輕鬆幽默的筆調，近乎說笑聊天的方式，來談論這個惱人的課題，令人讀來趣味無窮，莞爾而笑。

本書收錄的是作者在《星島日報》廣受歡迎的專欄「灌茶家言」，其中談論香港前途的三十多篇妙文。

作者徐東濱，筆名王延芝，是香港兩大報《星島日報》及《明報》的主筆，曾任「香港中國筆會」會長，也是友聯研究所創辦人之一及香港前景研究社董事。



《百姓》半月刊出版

定價：HK\$12.90

目 錄

不可不讀的自序	1
中共擴張與香港前途	5
特區概念與聯邦概念	9
香港與邵康節的花瓶	13
香港的最佳出路是	17
「香港前途的迷霧」	21
共祝香港狗運亨通！	25
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29
矮子之腹與娘子之腹	33
港便是大陸的甚麼？	37
明示台灣，暗示港澳	41
王延芝記者招待會記	45
要「港獨」還是「港督」？	49
紫陽照耀着港澳前途	53
香港人不必庸人自擾	57
祝香港人渡過九七劫	61
虛幻矛盾和真實矛盾	65
預測中英談判的結果	69
女秘書應否納為妾侍	73
資產階級代表會議記	77
港人治港與治港港人	81
大人代表與小民代表	85
評武俠小說「蕪香記」	89
五項資料，五道試題	93
毛澤東論「美女砲彈」	97
韓式足球踢出的混球	101
大球小球，大求小求	105
「西麗湖」圖的廖承志	109
甄敏儀賈明義訪問記	113
香港人有民族自決權	117
少安毋躁，暢所欲言	121
「香港民意調查」的建議	125
張敏儀與「伸張民意」	129
越明朗化，越不明朗！	133

不可不讀的自序

出版一本小書，並不一定需要寫序；書前的序，也並不一定需要讀。可是這本小書却非得有一篇自序不可，而這篇序也非讀不可，因為這個書名必須解釋一下。

《笑談渴飲香港血》這七個字，自然是套用岳飛《滿江紅》的那句「笑談渴飲匈奴血」；但是語義文法却大不相同。岳飛的意思是：「在笑談之時口渴，就喝敵寇的血解渴。」王延芝這個書名的意思却是：「對『渴飲香港血』這件事的一些嘻笑之談」。本來想在書名中加上括號：《笑談「渴飲香港血」》，使意思不致被誤解，可是加了括號實在顯得很累贅，所以還是免了。

「香港血」這個名詞似乎頗有刺激性；其實它的本意不過是「香港人的血汗」。三十多年來香港人的心血熱汗灌溉在這彈丸之地，創造出舉世艷羨的經濟奇蹟。北京的大人先生們對香港不禁又恨又愛：區區幾百萬中國人，擠在區區幾百方哩的土地上，忍受着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奉行着早已被共產黨人抨擊為萬惡之首的資本主義制度，却搞得如此有聲有色有犬有馬，與三十多年來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之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形成尖銳對比，豈不可恨？可是，資本主義雖然毒如蛇蠍，香港雖然毒如蝮蛇，「香港血」却似乎像《射雕英雄傳》書中郭靖喝下去的「蝮蛇寶血」一樣，可能有大補元氣之奇效，豈不可愛？北京

的大人先生們對「渴飲香港血」感到興趣，實在是人情之常。

有人也許認為王延芝這個說法有失公正。北京要收回香港，是爲了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呀！是爲了民族大義呀！怎麼可以說是爲了「飲血之利」？

此言未嘗無理。可是，爲什麼必須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而却可以正式接受俄國人佔領北方百餘萬方哩的中國領土、可以容忍日本人無限期佔領釣魚台列嶼、可以容忍越南人和菲律賓人出兵佔領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中的一些島嶼呢？爲什麼那些地方不適用「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就民族大義的角度來說，其理安在？反過來看，假定今日的香港沒有被認為足以大補元氣的「蝮蛇寶血」，而是像加爾各答那樣一個擠滿貧民的破爛攤子，你說北京是不是還對它具有像今天這樣高度的「民族大義感」呢？

「渴飲香港血」是可怕的事。當郭靖張嘴咬破那條蝮蛇的頸部，大口大口吞下寶血的時候，那形象固然可怕，而那條蛇的心情如何，應該也不太難想像。可是，另一方面，「渴飲香港血」也是可笑的事。一個人的「飢渴表情」，總是有點滑稽的——比如電視劇劇中的大陸仔猛吞漢堡飽，或者一個久渴的酒徒突然得到一瓶美酒，或者一個色狼準備辣手摧花時的飛擒大咬狀。可是，北京的「渴飲香港血」，其可笑主要還不在於其表情滑稽，而在於其設計愚蠢。「飲敵止渴」、「吃掉下金蛋的鵝」、「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扛着毛驢走路」——這些是寓言中的典型蠢事。如果有一個人在飢渴之時宰掉唯一那隻能產金蛋的鵝，吃一口鵝肉、喝一口毒酒，站起來搬一塊石頭砸傷自己的腳背，而後把小毛驢扛在背上辛辛苦苦地向前捱；那就不但可笑，而且可憐了。

然而，也許那個傻瓜會自欺欺人地說：「那隻鵝被我吃進肚子之後仍舊可以下金蛋；那瓶毒酒雖然進入我消化系統，却並未被消化吸收，而是獨自成一系統另外運行，在我身體內兩個系統並行不悖；那脚背即使被砸傷，也很快可以復原；而那頭小毛驢雖被我扛在背上，它仍在全身努力活動，有助於我的前進。」如果他堅持這種論調，那就並不值得可憐，而只令人覺得可笑了。

這個集子收錄了「灌茶家言」專欄中談論香港前途三十多篇的短文，照當時發表的原文付印，未作任何修改。

在這裏附帶作一點說明及自我宣傳。「灌茶家言」於一九七三年元月九日開始在《星島日報》發表，每周一篇，筆名「王延芝」表示是「姑妄言之」之意。筆者本名是徐東濱；除了其他一些著作之外，有《東濱文集》兩輯，由香港中國筆會出版，九龍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第一輯包括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創作十八篇及論說二十八篇，共三百三十頁；第二輯包括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散文十五篇、論說十八篇、觀察一百五十六篇，其他十九篇，共六百八十頁。其中「觀察」一類即包括最初三年的「灌茶家言」各篇。最近台北的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一集《灌茶家言》，收錄的是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那一段差不多六年期間「灌茶家言」之中關於中國大陸問題的一百三十七篇，共五百五十頁；此書在香港由「百姓半月刊社」發行，定價每冊港幣四十五元，可來信附支票函購。本段所述各節，皆屬實情，並非姑妄言之，特此聲明。

王延芝

一九八三年端午前一日

中共擴張與香港前途

香港控制權漸入中共手？

過去的四十九篇「灌茶家言」，雖然以「言」爲名，實際是出之於筆而未宣之於口；這一篇倒是名符其實，因爲它的內容是王延芝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上星期在台北召開的「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聚集了一百九十多位專家學者，討論了三十六篇論文，王延芝雖然是「專得不到家」的一個「學無所成者」，也應邀列席，並被分派擔任「中共對香港的經濟擴張與香港前途」這篇論文（作者高向杲）的評論員。

這篇論文的主旨認爲：英國與中共在維持香港現狀的立場上已獲致某種程度的默契；中共在香港活動得到種種便利；但是中共在香港經濟利益的擴張與英國的既得利益，基本上無法協調，因爲英國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把香港的財政及國際收支盈餘與金融機構的備用資金以英鎊戶頭存在英國，牽累了香港本身經濟發展；中共反帝國主義反殖民政策的口號給予香港居民反英運動一大鼓勵；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仍爲英國屬地，但實際控制權已逐漸移轉於中共之手，中共將遇事採取主動，並使香港在國際上地位逐漸改變。

英國中共對香港地位默契

提論文的高向杲先生曾經擔任財政部顧問，顯然

是學有所成的專家。如果要王延芝動手來寫這個題目，一定不如高先生那樣勝任愉快；可是王延芝的任務乃是「動口不動手」，於是樂得口花花、牙擦擦地評論一番。（附帶註明，王延芝是用中國話發言，由那位高鼻子藍眼睛的翻譯員譯為英文，因為王延芝對自己的英文信心不夠，所以不敢像其他幾位中國學者那樣用英文發言，要那個美國人去譯為中國國語。）

以下就是王延芝發言的要點。因為題目是借用高先生的，所以加以引號。

首先，關於英國與中共雙方對維持香港現狀的默契問題。我們不知道這種秘密外交的內容，不過一般都相信是有這種默契存在。具體的表現是英國與中共交換大使，撤銷在台灣淡水的英國領事館，並且公開宣佈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而不單只說是「中國的一部份」。在倫敦與北京交換大使之後不久，香港政府宣佈興建地下鐵路；這項工程需要投資二十億美元之多，過去討論了多年未決定實施，現在終於決定興建，顯然與倫敦北京之間對香港地位的默契有關。有人推測，英國是以完全切斷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為代價，換取中共承諾接受香港現況。

中共英國利益無法協調？

高先生論文的中心問題是關於中共在香港的經濟利益與英國既得利益的矛盾問題。高先生認為這二者「基本上無法協調」，「曠日持久，必將影響英國與中共之間的其他關係。」王延芝對這一看法不完全同意。在我看來，中共與英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除了矛盾性之外，還有協調性、配合性；可以說是互相利用，各得其所。中共從香港賺取外匯，英國人在香港刮地皮，皆大歡喜。中共賺得外匯，並未損害英國經濟；中共如不賺去，這些錢也大部份會被鄰近其他地

區賺去，輪不到英國。英國刮地皮，也未損害中共經濟；英國人不刮，這些錢也不會落入中共口袋。

這自然牽涉到反殖民主義問題。中共雖然一貫採取反殖民主義立場；可是，除了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期間外，中共實際並沒有積極鼓勵香港居民進行反英鬥爭。近年中共在香港的人員以及報刊言論對香港政府表現的態度也相當友善。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共自然不願意香港居民真正擁護香港政府與之密切合作。就這一角度看，香港政府刮地皮而造成香港居民的不滿，可說正合中共之意。因此中共大概不會干預香港的英鎊儲備問題，而寧願讓英國與香港當局及居民去長期爭執這一問題。

加強控制將嚇跑香港資本

最後，關於香港的前途問題，據高先生所說，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仍為英國屬地，自屬正確；但是他所說「實際控制權已逐漸轉移於中共之手」，則大可商榷。中共如果決定要接管香港，只需要向倫敦提出交涉，英國人不會堅決拒絕。過去二十多年以及今後若干年，中共之所以不拿香港，是因為幾方面的原因。

政治方面，台灣是中國本土的一部份，而香港是過去不平等條約割讓給外國的失土。香港地位相當於帝俄所佔去的中國領土。中共在程序上要先「解放」本土，再去收復失土。所以就先後緩急來說，台灣問題應比香港問題優先解決。而且，如果中共索回香港而不可蘇聯索回北方失土，未免有欺善怕惡之譏。

外交方面，現階段中共要對西方表現和緩態度；而且在北方蘇聯威脅未解除之前，不大願意到南方惹起不必要的麻煩。

經濟方面，香港仍對中共有多方面的利用價值，

不必細述。

軍事方面，中共要保存香港這一個對外通路，以免在萬一對外作戰時，所有的港口都被敵人封鎖。

由於以上多重原因，中共現階段不拿香港，而希望香港繼續繁榮。但是，如果像高先生所說中共逐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那麼到某一程度就會把香港的外資和華資嚇跑。一旦資本逃離香港，香港將有嚴重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可能造成中共不能不接管的情勢，而這是違背中共現階段政策的。因此，雖然中共有辦法足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權，事實上却不願選擇這一條殺雞取卵的路線。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特區概念與聯邦概念

胡耀邦 習仲勛訪西藏澳門

最近胡耀邦去西藏、習仲勛到澳門，所宣揚的中共中央政策，環繞着兩個大字：「特區」。不僅他們所訪問的西藏與澳門被強調為「特區」，而且與澳門相鄰的香港、以及與大陸隔峽相對的台灣，也被在談話中當作「特區」而提出。此外，在毗連香港的深圳、和毗連澳門的拱北，近年也開始迅速發展成為「特區」。

「特區」這個名詞是新近才提出的，但這個概念則其來有自。中華民國的行政區劃有「蒙古地方」與「西藏地方」，專設「蒙藏委員會」加以管理；中共建立政權後擴大這一概念，改稱「自治區」，劃定「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僮族自治區」，專設「民族事務委員會」加以管理。

既以「自治區」為名，理應讓各區有某一程度自治之權；但中共實際仍是一把抓。自治區的名義首長有時讓該區少數民族幹部掛名，而實權仍在中共派去的漢族幹部手上；統治方式與內地各省基本上並無甚區別。

五個自治區與另五個特區

上列的五個「自治區」，都是從「民族」的觀點

而設置的，中共心目中的另外五個「特區」，則是從其他方面着眼。

三十年來的香港被容忍為一個特區，主要是爲了中共當局對國防的考慮。萬一中華民國或美國或蘇聯對中共開戰，中共各港口都會被封鎖；但只要英國未捲入戰爭，香港可以保持不變，成爲中共對外貨運來往的唯一孔道。當然，在太平時代香港對中共也有極重要的經濟價值，但這還是次要的考慮。

澳門現狀之被容忍，當然是托庇於香港。中共不好意思收回澳門而保持香港現狀，只好把澳門同樣保持下來。至於深圳與拱北。則是近年改變對外經濟聯繫政策之後發展出來與港澳配合的經濟特區。

「台灣特區」只是一廂情願

台灣之被中共視為一個「特區」，情形自與港澳迥異。對港澳的特區地位，港澳方面與北京方面是兩廂情願；台灣在北京眼中的特區地位，却只是北京一廂情願的事。北京視台灣爲一特區，而台北同樣視大陸爲一特區。台北統治力量固然達不到「大陸特區」，北京統治力量同樣也達不到「台灣特區」。

中共心目中的十個特區，五個「自治區」基本上是民族性的；香港、澳門、深圳、拱北四個可說基本上是經濟性的；唯有台灣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十個特區之中，七個是中共早已得到手的；香港與澳門這兩個是中共唾手可得的；唯有台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中共的「特區概念」，實施於五個「民族自治區」與四個「經濟特區」，可以行得通；要想把台灣變爲大一統之下的一個「政治特區」，則只是中共的夢想。

十億人口不宜中央集權制

可是，從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來看，「特區」這

個概念却有其可取之處，因為它可以成為「聯邦」體制的一個過渡形態。

中國歷代強調「大一統」的體制，政令集中於中央，各省的封疆大吏也由中央任命。這在較早時代誠然有其優越性，甚至必要性，但是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比古代紛繁得多，中央集權制往往流弊甚大。所以現代大國差不多都採取聯邦制，讓各邦或各州保留廣大的自治權，中央政府只負責國防，外交，及若干必須由中央統籌的大事，其他由地方政府負責。

美國人口不到中國四分之一，却分為五十個州，組成「合眾國」，平均每州人口只有四百多萬人。美國的州稱為 state，本意即是「國家」。民選的州長與州議會擁有廣泛的權力。

蘇聯的人口也僅略多於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它雖然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却也着重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蘇聯的全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組成，每個都是一個擁有相當權力的 Republic；而佔人口一半的俄國本身還是一個聯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他十四個「加盟共和國」的平均人口也不到一千萬人。

再看我們中國。中國人口近十億，只分為二十七個省（另有特別市），平均每省人口將近四千萬。全世界一百多國家之中，人口在四千萬人以上者不過二十個左右。中國一個四川省的人口，就等於英法兩大國的共同人口。這樣龐大的人口與廣大的幅員，實在不宜於實行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

中國的和平統一，目前固然遙遙無期；但就長遠來看，如果由於大陸本身漸變或突變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或由於國府的軍事或政治反攻，而使中國再度發展出大一統之局，自然是很好的事。但

那時恐怕應考慮在「大一統」之下容納「小多統」，即是參考美蘇體制而採取「聯邦制」；可以類似美國各州之保有自治權；甚至也可以像蘇聯那樣，以「俄羅斯聯邦」為核心，而由其他「共和國」來「加盟」。假如這樣的話，現有的五個「自治區」以及台灣和港澳，都可能以「加盟」方式納入大一統；而目前醞釀的所謂「特區」概念，似乎可說正是這種聯邦概念的雛形。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